穀山筆麈

穀山筆麈卷之八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詩文

學術不可不純也關乎心術文體不可不正也關乎政體

今之文體當正者三其一科場經義爲制舉之文其一士人纂述爲著作之文其一朝廷方國

上下所用為經濟之文制舉著作之文士風所關至於經濟之文則政體污隆出焉不可不亟圖也然三者亦自相因經濟之文由著作而救著作之文由制舉而救同條共貫則一物也何者士方其橫經請業操觚為文所為雕精畢力守為腹笥金籝者固此物也及其忘業已酬思以文采自見而平時所沉酣濡戴入骨已深即欲極力模擬而格固不出此矣至於當官奉職從事簿領之間亦惟其素所服習以資黼黻而

質固不出此矣雅則俱雅敝則俱敝已亦不知人亦不知也故欲使經濟之文一出於正必匡之於制作欲使著作之文一出於正必端之於制舉而欲使制舉之文一出於正反之於經訓而後可也

夫詔令制勑之文朝廷所以御臣民也體在莊而且簡昭如日星乃或組織求工聱牙為古鋪衍太煩獎借過當既褻上體亦淆下觀此訓命之體失矣夫建白題奏之文臣下所以弘献納

也體在詳而且明較如指掌乃有猥鄙雜陳隱約無緒藏頭露尾繪絢雕章正使朋輩讀之了不可解何以仰乎高聽納牖上心此奏對之體失矣夫纂述紀錄之文史局所以傳信也故必質而且贍可以傳遠乃或借古之竒字竒句以飾今之事迹或改今之官名地名以就古之成語乎實則以為俗明切則以為樸而欲以必不可解之辭紀必不可磨之事欲以昭示萬世比隆二京不已左乎此紀述之體失矣符牒檄命

之文諸司所以諭官守也故必整而且實以任必行令也須布下吏或修攀悅之詞申請上之或作雕篆之語故有錢穀士馬之數以文而不明比讞訊鞫之條以文而有害是以三尺為兒戲民命為木偶也此文移之體失矣夫訓命之體失而朝廷之政不宣奏對之體失而臣下之忠不達紀述之體失而一代幾於無史文移之體失而百司幾於無法此其所關者政也非文也

文體之弊大端有四曰譎而不平曰駁而不粹曰巧而不渾曰華而不實此皆生於不足非有餘也夫文者取裁於學根極於理不足於學則務剽剥以為富纂組以為奇而譎與駁之弊生不足於理則以索隱為鉤深談虛為致遠而華與巧之弊生卒之有跂而及無俯而就有鼓之而出無接之而應心力盡於此矣世方慕為瓌瑋之聲卓絕之調舉群趨之何哉

夫不稱御馬而稱御龍誤以所不習也不然盡

人而畫鬼魅欺以所不見也文之敝亦然
先年士風淳雅學務本根文義源流皆出經典
是以粹然統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來厭常喜
新慕奇好異六經之訓目為陳言刋落芟夷惟
恐不力陳言既不可用勢必歸極於清空清空
既不可常勢必求助於子史子史又厭則宕而
之佛經佛經又同則旁而及小說拾殘掇剩轉
相効尤以至踵謬承訛茫無考據而文體日壞
矣原其敝始則不務經學所致爾

夫狂瀾橫發洶湧滔天是水之奇觀而决之兆也開顏發艷耀日從風是花之緐彩而落之端也故文至今日可謂極盛可謂極敝矣川不可障則泒其源華不可斂則培其根亦反經而已矣誠令講解經旨非程朱之訓不陳數衍文辭非六籍之語不用此培根泒源之方也

兩漢文章莫盛於武帝時然其文有三種如枚鄒相如莊助吾丘之流皆以詞賦倡和供奉乘輿是詞賦之文也太史包羅諸史勒成一家是

記事之文也淮南賓客摭諸家之旨發明道術是著述之文也顏武帝所好不過詞賦夸靡之文子長本為史不以文稱其將書亦未出至於淮南之言山東大儒所不能道而八公者流曾不得一至人主之前稱說往古曳裾侯門卒成不軌則不用之過也嘗謂此三種文章至今為世所宗淮南論道術其言有識不可磨滅上也史記不號為文而其文之妙為千古絶唱次之至於夸麗求工曲終奏雅薄於枝矣

蘇李二詩千古流傳爲五言之祖其風骨遒勁氣調雄渾十九首之外無可彷彿者信風雅之正宗矣然考其始末則有甚可疑者蘇建李廣二傳在馬遷時二子終身履歷尚未及詳時則然也至班氏漢書紬繹國史而成在百年之後諸人傳中有文字詩篇無不記載而李陵傳止載短歌一曲乃垓下大風之體使五言贈答之詩流傳世間豈有舍而不載者至於蘇武傳中載報任安而李陵傳中亦無報蘇子卿則此書

亦非真也竊意五言古風起於枚鄒在蘇李之前而蘇李二詩必兩漢士人設為贈別之辭以詠其情事若報子卿書則晉宋六朝所為亦不似漢人語矣

選詩所載無背王詩法帖所集無諸謝字古今才士亦無兼長如此

蜀道難一篇解者謂為章仇兼瓊而作又謂為杜甫客蜀而作皆非也察其語意乃為明皇幸蜀耳遠別離篇亦爾

李詩似放而實謹嚴不失矩矱杜詩似嚴而實跌宕不拘繩尺細讀之可知也然皆從學問中來杜出六經班漢文選而能變化不露斧痕李出離騷古樂府而未免有依傍耳

宋文之淺易韓文兆之也宋詩之蕪拙杜詩啓之也韓之文大顯於宋而宋文因韓以衰杜之詩盛行於宋而宋詩因杜以壞雖然宋文衰於韓而韓亦不為之損未得其所以文也宋詩壞於杜而杜不為之損未得其所以詩也嗟夫此豈

可爲世人道哉韓杜有知當爲點頭耳

古人之詩如畫意人物衣冠不必盡似而風骨宛然近代之詩如寫照毛髮耳目無一不合而神氣索然彼以神運此以形求也漢唐之古風盛唐之近體贈送酬答不必知其爲誰而一段精神意氣非其所與者不足當之所謂寫意也近代之詩贈送酬答必點出姓氏地名官爵甲不可乙左不可右以爲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此所謂寫照也

古人之文如煮成之藥令人之文如合成之藥何也古人之文讀盡萬卷出入百家惟咀嚅於理與取法其體裁不肯模擬一辭剽竊一語況而讀之不知所出探而味之無不有本此如百草成煎化為湯液安知其味之所由成哉今之工文者不然讀一家之言則舍己以從之作一牘之語則合衆以成之甚至全句抄錄連篇綴緝為者以為摹古讀者以為逼真此如合和衆藥萃為一劑指而辨之孰參孰苓孰甘孰苦可

析而盡也乃世之論文者以渣滓為高深湯液為膚淺取古人之所不為謂其未解拾古人之所已吐咲其未嘗不亦鄙而可憐也哉

短簫鐃歌漢之黃門鼓吹也漢曲二十有二存者十八務成玄雲黃雀釣竿四篇其辭已亡魏吳以下準其曲數各制鐃歌一部漢曲多不可解蓋樂府傳寫大字為辭細字為聲聲辭合寫故致錯迕魏晉所制如以某曲當某曲皆各叙其開創功德與漢曲本辭絕不相蒙體制亦復

不類而謂之當者想祖其音節或準其次第然耳宋何承天私造鐃歌十五篇皆即漢曲舊名之義而以己意詠之與其曲之音節不復相準謂之擬題自是以後江左隋唐皆相繼模倣惟取其名義而樂府之法蕩然盡矣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詞曲加模擬詞旨典奥豈不彬彬第其律呂音節已不可考又不辨其聲詞之謬而横以為奇僻如胡人學漢語可訖胡不可欺漢令古人有知當為絕倒耳

漢鐃歌二十二曲盖騎吹也其中多言登降山陂弋射鳥獸之事而其詞旨所寓又多感遇傷時之嘆魏晋以降不能傳其聲譜而擬其曲數以修鼓吹齊梁以来又不能擬其篇數而取其篇名以模樂府総之其體絶矣近世王李諸公好古鈎奇各模擬鐃歌十八曲歷下之詞旨頗近而不能自為一詞婁東稍脱落即不甚似然其舊曲之名與其詞不可解者即二公亦不知也惟其寄興深遠可以發難抒之情則君子有

取爲爾

古樂府之題蓋今之曲名也其古詞有與其題相涉者有與其題絶不相涉者則用其曲也然其節奏不可考矣後人擬之者有二有擬其曲而爲之而辭不相蒙有擬其題而爲之而曲不相中大抵唐人多取題目字面爲古歌行而不用其曲節則世變遠而音節異也

古人用韻有不可解者即四聲亦與後不同如韋孟詩云微微小子既耇且陋豈不率性穢我

王朝又云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濆土立於王朝𤼵舊去聲而以叶朝則四聲亦不同也

宋元詞曲有出於唐者如清平調水調歌柘枝菩薩蠻八聲甘州楊柳枝詞是也朱温歸鎮昭宗以詩餞之温進楊柳枝詞五首今雖不傳其詞彼時曲度多是七言絶也以全忠之兇悍而能為歌詩可與青陵嗣響矣

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

施于今此應為古人咲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耶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為也予素不工文詞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茍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将軍裴旻請吴道玄畫東都天宫寺壁道玄請裴将軍舞劍以助之裴為舞一曲道玄奮筆立

成者有神助夫彝劍之於揮毫不相及矣然能助之者以神會也文章亦有神會大而天地小而虫魚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不可以發人之精思而鼓人之神魄何必方尺之函數寸之管哉古之制器者見轉蓬而為車聞鳳鳴而制律豈拘拘於形聲之中耶蓋必有以神契者矣

選舉

漢世用人之法皆自州縣補署公府辟召然後升於朝廷當時未設選部百官進退屬之丞相

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及唐亦然猶分東西兩
銓使左右侍郎分領及東都嶺表復別有銓選
不盡領於吏部而吏部侍郎魏玄同上言銓選
之弊猶謂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
之手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後世以天下之大士
人之衆而委之一郎之手不尤舛耶
宋法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王安石欲
奪樞密之權乃以文選武選皆屬吏部尚書左
選主文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東院尚書右

選主武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西院蓋文彥博為樞使安石為此以阻之爾

唐天授元年武后親策貢士於洛城殿此殿試之始也長安二年正月初設武舉其制有長垛馬射步射平射不同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此武舉之始也

宋時臨軒策士本用詩賦熙寧三年用呂公著之請殿試進士專用制策至今遂為定制

熙寧四年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令士

各占易詩書禮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此即今科場之始而四場不同耳殿試則專以制策罷去詩賦分為五甲第一第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此即今殿試之法而五甲不同耳蓋宋初學校之制原未大備而科舉試士惟以明經詞賦為主安石以為古之取士必本於學故興建學校講三代教育之法專以經術取士

而科場之法遂為近代擲始矣此豈可以新法少之哉

熙寧四年廣太學齋舍增置官師分生員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人內舍升上舍員百人每月考試其業以次升舍上舍免其發解及禮部試召對賜第此即近代積分之法也至於免解免試徑召廷對則上舍生即禮部進士矣荆公此法甚善宋人行之甚著得人之効恨今不能舉爾

司馬光在位盡變安石之法惟經義取士則不以爲非也光謂神宗顓用經義論策取士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盖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此大公至正之論安石復起亦當心服也經義之法至今遵用安石於選舉之制可謂一開刱矣

宋初用詞賦取士安石變爲經義及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當國乃立經義詞賦兩科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語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

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
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觧甲分之各占其半
此亦調停之法也紹聖初年盡復熈豐之政又
令進士純用經義而攺置宏詞一科於進士登
科后試之所取不過數人即今之舘選也
宋自熈豐以後經義詞賦二科更為廢興已而
合為一科至紹興之末復分而為二盖宋時取
士之途惟此兩科而離合不一如此　本朝以
經義為主而盡黜詞賦則學醇而路狹矣

元時科舉之法至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其
制三歲一開科以八月郡縣鄉試明年二月會
試京師中者策之於廷賜及第出身有差即今
制所由始也但彼有兩榜以蒙古色目為右漢
人南人為左各命題爾

嘉靖壬戌一甲三人皆至宰相一品隆慶戊辰
一甲三人一為元輔二為正卿自 世廟以來
所未有也戊辰會魁五人張沈陳三公同時為
相亦往時所未有也

嘉靖己酉浙江舉人内唐公汝揖為狀元陶公大臨為榜眼趙公志臯為探花南直甲子舉人焦公竑為狀元余公夢麟劉公瑊皆為榜眼一榜三及第亦異事也

萬曆丙戌乙酉以後内閣三公俱南直人申瑤泉狀元王荊石會元許頴陽解元内閣三公應三元之數皆出南直又大奇事

國家以科舉取士視為重典其中得失去取皆有成數非人所能為姑舉一二事於左嘉靖内

午浙江省試主者已如額取足九十人每十卷一束置之榻上偶主者困臥夢一朱衣逹官自稱杭州知府直入臥内云尚有一卷未取主者寤而疑之少間又夢如前寤而案上有一卷不知所自来因於九十卷中拈取一卷以較案上卷良不及也遂以易之其後所夢者登第爲顯官又浙中士夫相傳嘉靖初年浙江省試主者燈下閲卷不中者皆擲地下忽見一披髮婦人取地下一卷返置案上主者不驚取而復投之

者再婦人長號而泣主者感動即取中此卷乃
餘姚一生名田麟者榜後聞田生必伏生哽咽
久之乃對母本側室為嫡搥殺死詩狀正如此
即此二事場中皆有鬼神主者亦不得與也可
不畏哉

萬曆己丑科場覆試予獲與事先是戊子京兆
都試黃宮庶洪憲主考黃遴申王二相君聞甚
懽而太倉公子雅有家學即非黃與試舉首亦
其分內徒以出於黃所為衆稍關而榜中復多

黃所厚士關節居間都人譁書于衢是京兆試卷呈送禮部宗伯朱公命郎吏孫閱于儀郎孔兼因摘其二卷以呈其一李鴻者吳門之壻也朱公語予其狀予謂郎吏既閱公即當奏不奏即當寢止亦不可向予道也朱公猶豫久之竟以白吳門因寢其事于復封送禮科令其參劾禮科苗給事朝陽吳門之客也亦寢不奏于見形迹已露不可中止因風郎中高桂桂抗直人也遂上疏劾黃及太倉公子吳門東床凡八人

詔下禮部查核且會都察院乃　科道覆試御史大夫吳公中丞詹公皆為二相宗伯稱病亟不出右堂田公轉自祭酒以八人皆國學所選避不閱卷惟予及基臺長司其事試畢閱卷予先閱畢稍定次序以送吳公吳公即送基臺省諸君令其校定而所指屠大壯者次為第八與予所定相合予因謂吳公曰甲子舉場覆試丙戌午門覆試皆分二等定去取以聞今奉　旨覆閱雖不定去取亦宜分作二等請自　上裁乃召

郎吏具章以七人爲平通一人爲亦通其人即詹也舊例亦通者黜吳公見詹在黜列懼無以復二相即起取卷再閱曰此卷之文義甚優老夫亦不能作柰何棄置就不做官也罷要全天理揖臺諫諸君共閱都諫黃縣王君指卷對曰卷内數語老先生所稱者以其觀之正是極不通處都諫苗君取視指曰如此數語却亦甚好都諫張君曰數語若是秀才可居五等於是吳公大憤噤不能語而儀司呂正郎與周與[illegible]直

前力爭請落其二三卷予因謂吳公曰郎官所
請黜落太多惟此卷差下分別不妨既奉　旨
品閱豈得盡無可否吳公猶欲持之予即厲聲
命吏書奏即刻印封俟闕門開即上時已三鼓
矣予甫抵舍盥漱即入侍講黎明在　文華直
廬三相已至延予問狀相顧失色新都曰奏可
追否予曰已上矣縱未上衆印封亦不可改二
相公曰然退而大怒謂予曰如屠生文義可作
程式柰何黜之予咲謂曰郎中云不通亦過老

先生云可作程式亦太矯枉揔之非甚不通但
要京兆中式亦屬濫進二相黙然旬是高呂王
張諸子皆二相所切齒而吳詹黃苗諸君皆為
公論所扼腕其持二相或未次於黃而斷予者
次於髙寸矣覆試奏既上次日即以查核疏奏
大畧云連日查訪闗節未有明據事屬曖昧遽
難指名但科場去取原憑文藝今諸生試卷既
經多官會閱無甚相懸可知當日科場未必有
弊云云二相以其辭微亦不悅也而吳詹二公

以不能全勝復有從吏滋不見與云

唐時牛李之黨起於對策成於覆試蓋宗閔對策譏切吉甫爲德裕所恨又與元稹爭進平日有郤及楊汝士錢徽知貢舉不受段文昌李紳之屬爲其所嚇而宗閔之婿及第故德裕文昌紳稹皆以科場之事攻擊主司而宗閔亦譴焉由是宗閔德裕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其機括所發惟借科場一事以傾之耳古今事體大畧不遠如此

唐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爲畿縣冣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獨出人右也此時風俗尚淳後進少年爲長者所誨如此近時年少甲科出爲令長稍有一二薦踬視臺省要津如持左劵長年先輩降顔撫接惟恐不及有以裎廟之者其肯受乎且亦長年先進無勣其人耳誠有如勣者亦必不俯仰假借以媚少年也

宋大觀三年集英臚唱執政林攄當傳姓名不

識甄篕字以寡學被黜近世士人以經義致身
不暇博覽誤書誤讀者不可枚舉設令古人見
何如為笑記在朝時有一臺諫上疏曾以草本
示內有竊鉄二字蓋以鈇為鉄也予難於面質
弟曰此字莫是誤寫渠愕然不荅及奏牘已成
却已寫作大鐵字不可復正矣甚悔當時不曾
明告使陷於可咲如此亦與有責焉

穀山筆麈卷之九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子緯校梓

官制

漢時有中書有尚書霍山錄尚書有上書言其罪者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不關尚書可見尚書是士人中書則宦官也及江左以後乃以中書尚書列為兩

省中書傳命尚書受而行之則尚書外廷吏也又設翰林學士於禁中專掌制命而中書亦少踈矣及元設中書省而以尚書隸之則中書外廷臣也今之內閣則漢之尚書令唐之中書省而司禮中官則漢之中書令也

漢制大將軍位三公下及竇憲伐匈奴還位次太傅而在三公之上自是東漢官制太傅第一大將軍次之太尉次之司徒故丞相也又次之司空故御史大夫也又次之

東漢以三公為三司鄧隲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自是江左以来有儀同之名西漢有三府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也其後增二將軍謂之五府東漢有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西漢所謂三公者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已其後以大將軍代太尉而以大司馬號冠之然猶一官耳東漢承元成之舊以司徒代丞相司空代御史大夫司馬代太尉為三公而大將軍位三公之上與司馬為二官矣曹操為丞相位三

公之上而丞相與司徒亦為二官矣東漢之末以太傅總百揆為首相太尉次之司徒次之司空次之而大將軍號或在太傅之下太尉之上有五公矣晉初以太師太保司徒司空為文官公而以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為從公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為武臣公而以驃騎車騎開府者為從公有八公矣已而齊王冏之徒又自為丞相不在八公之數則又冗矣官制之濫蘇於公孫盈朝安所稱治體也

漢順帝時武都太守趙冲手羌有功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節度之義昉此質帝時以叅撫為中郎將督揚州軍事都督之義昉此

漢靈帝時以黃巾之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首諸校尉皆統於碩即大將軍亦領屬焉此後世監軍之始也

六朝官制不甚可知惟梁武帝定九品十八班粗可考識然亦濫矣十八班者以丞相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為十八班其

次開府儀同為十七班其次尚書令左右光祿大夫為十六班其次尚書左右僕射中書監為十五班吏部尚書為十四班中書令列曹尚書為十三班侍中散騎為十二班當時三司以下尚書令僕射皆號為宰相而其品乃如此太尉司徒司空謂三司三司常置大將軍以上不常設儀同者諸將軍以下體與三公同也然以三公卿監尚書為外朝門下省為内朝蓋門下已重矣是時南北官制頗同北朝重門下三公令

僕非冠以侍中之號則不得筦樞盖門下乃眞相也

江左自陳氏受禪國之政事並由中書有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尚書聽受而已此中書之重也北朝則重門下三公尚書非帶侍中銜不得關政此門下之重也唐則並重已而遞重已而重中書云

北朝官制自大丞相以下有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三師即太師太傅太保也準古上

公非勲德不居大將軍大司馬謂之二大二大之下乃為三公三公者太尉司徒司空也夫三公古之極品其上乃增如許其濫而不經如此皆由僭竊之臣位寵已極遞相崇稱遂為定制耳

唐時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赴朝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武官五品以上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其文武官九品以上則朝朔望

而已

唐初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為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蓋兩省共聚一堂也其制度不可曉

唐初三省之制尚書省有令僕射以太宗嘗為中書令避不復設以左右僕射為長中書省之長為中書令即隋之內史門下省之長為侍中即隋之納言皆正宰相也武后初年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

官門下省為鸞臺侍中為納言中書省為鳳閣令為内史中宗復辟乃復舊名玄宗即位又改中書為紫薇省門下為黄門省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然僕射雖改丞相而不同中書門下即不稱為宰相及天寶元年又改侍中為左

唐高宗以郭待舉岑長倩郭一正魏玄同為相以其資任尚淺未可與諸相同名且令預聞政事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此平章之名所由起也此時左右僕射中書令侍中為真相

同三品者次之同平章者又次之至宋時遂以
同平章事為正相而以参知政事為次相然則
宋之参知政事即唐之平章也
蕭梁有壽光殿學士之號殿學之名始此
唐初設弘文館有學士直學士之號中宗在位
用上官昭容之言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
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
每遊幸禁苑無不畢從賦詩属和使昭容第其
甲乙文采流傳雖有足觀其實非士流之榮也

大學士之名起此至宋時即以為宰相無官矣
唐時學士院在禁中凡十廳南廳五閒北廳五閒中隔花甎道承旨居北廳第一閒其任最重
唐制中書門下二省皆供奉外官隨朝士入見謂之內供奉隨翰林院班者謂之翰林供奉蓋今兩殿兩房皆翰林供奉之遺法也
唐自中葉以後學士之權重於宰相如陸贄之在奉天鄭絪之在貞元裴垍李絳在元和之初皆以帷幄密謀決軍國大計用人行政惟所裁

晉及其爲相寵遇反不若臨。即有所建白視在北門亦若必減地之親踈不同也漢所謂不任三公政歸臺閣政如此

唐時銓選之法三品以上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勑授皆由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神龍景雲之間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睿宗即位乃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愿爲侍郎姚崇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而文武二選

皆稱公平矣彼時尚書侍郎分主選法品藻甄識各盡其察故稱平也後世以天下士人之衆委之一人責既太重明亦難周士之不得於仕者必多矣

景雲元年薛訥爲幽州鎮守經畧大使此節度使之名所由起也天寶以後益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賜雙節專制軍使行則建節樹大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時其權雖輕而拜節之禮猶重節出拆閤毀屋以示不屈 本朝制臣

名賜旗牌制勅雖名稱不同而意象相似然其
權任則不及遠矣
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租庸催
徵皆隷觀察使司此初制也兩河藩鎮各據疆
理租庸貢賦不入三司不知觀察之權亦復何
在盖亦有節度兼其職者矣
天平節度使天平即淄青淄青即平盧也平盧
在永平安祿山既平肅宗乾元元年節度使王
玄志死朝廷遣中使往撫將士就察軍中所欲

立者授以旌節於是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使朝廷因而授之此軍中廢立之始也未幾希逸渡海而南據有淄青沂密青齊六州之境猶冒平盧之號已而懷玉復逐希逸復并登萊棣四州賜名正已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正已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乃自青州徙東平居爲正已即懷玉也傳師道師古及納而誅因賜鄆號為天平軍故淄青平盧天平其地不同其為一軍之

名一也
高宗儀鳳元年遣大臣分道巡撫以宰相來恒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為河北道大使左丞崔知悌司業鄭祖玄為江南道大使後又謂之存撫即今巡撫之所由起也
唐初遣御史按察十道即今之巡按立二十四府都督察所部刺史以下即今之巡撫都督旋廢按察復停其後改為五十四道各置采訪使以刺史領之又一變也

宋時宣撫之體甚重即今之總制也鄭剛中爲宣撫副使大將吳璘官至少師請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璘乃惶恐聽命近日邊師有爵至三公者於制府大臣皆用屬禮即此體也

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亦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以下皆稟而隨之蓋御史之長即今之京畿河南道也

監察御史裏行以其資叙尚淺未正除御史先令於御史班内行也今之試御史其原蓋出於此

漢之中書令本宦官也至江左而為宰相唐之樞密使本宦官也至五代而屬外朝官名之沿革如此

五代以樞密使為内輔臣宰相為外輔臣而樞密之權重於宰相如宰相兼樞則得顯大政如罷樞密之權但為宰相其任反輕亦如唐之左

右僕射也郭崇韜之於莊宗安重誨之於明宗皆以佐命元功入為樞密刑賞陟黜無不由之其勢然也后晉太祖懲其橫肆遂廢樞密以印付中書而宰相之任始專矣二人勳名相似際遇亦同皆以剛愎自用久擅大權叢怨四海以及於禍總之不學無術未聞大臣之道已矣
唐初樞密之設蓋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乃宰相文書之所也宣宗以後始設東西樞密兩院以宦者為使而樞密之任歸

之其權與宰相等矣唐莊宗即位以豆盧革盧
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則始以
外官為之而樞密之任親於宰相以其與聞密
勿也有宋建國因五代之舊以中書為相樞密
為將謂之兩府而宰相之權重於樞密矣
唐特金吾衛屬南衙即今之錦衣羽林衛屬北
衙即今之東廠李輔國欲選羽林騎士五百以
備巡邏盖欲以北牙禁旅侵南牙之職故宰相
李揆急奏止之輔國又置察士數十人潛令於

人間聽察細事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魚朝恩專權亦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沒其家貲則成化間之西厰矣

唐末兩樞密使及左右中尉柄事禁中與宰相表裏號為中貴亦稱內大臣樞密即今司禮中尉即今東厰也

元用御史臺言各路按察巡行郡邑之法設官八員二使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巡按治十月還司已又改為肅政廉訪司即今按察分

巡之規也其時按察司官屬御史臺即今御史巡歷分巡從行之法然彼時行臺官僚自大中丞以下全設如內令惟以御史巡按無行臺之設而巡撫中丞以保釐為職雖有行臺之號其實不相蒙也大要 本朝之制以行省為藩司廉訪為臬司行樞為都閫而中丞同事一方參有御史之體而不相統攝此官守之因革於元者也

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

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由朝命其體輕矣　本朝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

今之指揮使司即元之萬戶府也元人既平江南於浙東一道置三萬戶府高郵泰州置兩萬戶府揚州建康鎮江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置

四萬戶府其體貌責任若今都閫之體而權力倍之　國初衛所之設權力亦重後稍陵夷至於今日其號爲指揮者以金紫之服低眉俯首奔走使者之前若隸卒然使折衝捍衛以展報國之猷其將能乎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幷天下郡大而縣小漢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天下至百餘州而郡猶屬焉隋幷天下廢郡而存州州即郡也煬帝又改州爲

郡而州之名廢唐初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府即州也　本朝以州屬府則分而為二矣此郡縣名實之辨也

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異縣令即古長吏之職知縣則以京朝官之銜知其縣事非外吏也朝官京官亦自有別

元大德七年郭守敬以先朝舊德累請謝事不

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得致仕遂著為令彼所謂翰林者蓋有書畫供役之流所謂太史即今之欽天臺官非詞林也　今制臺官世業天文不與大察其年髙自願致仕則聽否雖七八十歲不解其官自郭太史始也

唐宋時州郡有孔目之吏亦謂之都吏言一孔一目無不總也後以之名官

月俸

唐時一品月俸八千後以防閤庶僕俸銀雜用

以月給之總稱月俸為錢三萬一千比以今制俸薪直堂筭之數亦相倣然唐時猶有職田祿米一品歳七百石此為優爾及至大曆以後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皆十萬則不啻倍蓰矣

開元二十四年定百官月俸一品月三十千二品月二十四千遞至九品月一千九百有竒大曆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公宰相每月各一百二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郎月各一百貫文遞至雜

職月各一貫九百餘文一貫當是一千開元之
制與今略相倣大曆則溢三倍矣
唐時百官皆有職田其名有二一謂之職分田
一品十二頃至九品二頃而止皆給百里內地
一謂之永業田一品六十頃至九品二頃而止
即口分世業之意也永泰元年軍興費劇百官
請納職田以充軍糧而此不可復矣宋時猶有
公田惟　本朝官仰俸薪別無給賜郡邑所在
田皆起科亦不聞有公田之名惟邊方大將有

養廉地土頗收其入以代公費有職田之遺耳

唐世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郎左右僕射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百萬節度使三十萬蓋計一歲言之也萬當為十緡二百萬則二千緡矣至北漢劉崇以太原一道正位建國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較之唐末已為大減矣乃今一統之盛宰相月俸猶不能半此則近代之俸可謂至薄也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準今銀數當作十萬兩也亦太甚矣

代宗時回紇以馬萬匹來市有司患其太多請市千匹郭子儀恐違其意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當時馬價一匹直四十縑計馬萬匹當用四十萬縑子儀一歲之俸能市萬匹其時將相之富可想見矣史記子儀月入俸錢二萬緡緡為一千一歲俸入即今二十四萬兩矣

長慶元年王承元移鎮以錢百萬緡賞鎮州将士劉總辭鎮以錢百萬緡賞幽州将士百萬緡當為銀百萬兩也唐之濫費亦太甚矣使在今日以二鎮費二百萬金安所措給第以前段月俸准之當是十萬耳

唐自中葉以後軍士驕橫賞賚無紀穆宗即位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敬宗即位力不能繼神策軍士人賜絹十疋錢十千畿內軍士又减五千李逢吉之策也稍能裁抑人善之然較之

往代已為濫矣宋時每遇南郊慶禮大賚六軍至以費用浩煩久虚大禮此亦五代積習所致也我　朝養軍之費雖不减於前代而賞賚之格所損不啻十倍法可謂善矣

穀山筆麈卷之九終